

名家讲堂

文学的眼界、关注和担当



见君,本名温建军,河北永年人,现居邯郸市。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《建安》诗刊主编。邯郸市作家协会第五届、第六届副主席,河北工程大学客座教授,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。出版诗集《隐秘之罪》《无望之望》《莫名之妙》《之后》《异象》等多部。获第四届河北诗人奖,燕赵七子之一。

见君

现象并非“自在之物”,眼见并不为实。所以,个人所谓的客观,只是主观在不自知情况下,一味违拗和左右的结果。赋魅是未解的必然,祛魅是理性的狂傲,面对宇宙和大自然的神奇,我们只有借助智识,才能一步步拓展认知,走出迷惑。

就我而言,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“三个拒绝”和“两个学会”。

写作中的“三个拒绝”

拒绝对经验藩篱的固守和认知的偏狭、拒绝轻佻的牢骚、无谓的批判和凤花雪月士大夫式的吟咏,下沉自己的精神重力,潜入灵魂和良心深处,探究人类的存在和个体的精神意志。

拒绝小情绪的迷恋、故意的冒充、假装高深的轻咳,把自己置于宏大的现实,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的渗透和颠覆,去承担本该有的在场的负重和担当,作为一个诗人,应该面对人类,全部交付自己。

拒绝顺畅通达、拒绝明白无误、拒绝制式写作,寻找汉语言及其配合的种种可能,寻找多声部的异质同构,寻找非同寻常的浑然一体和歧义丛生,探究汉语诗歌更为先锋和前沿的表达方式。

写作中的“两个学会”

学会驾驭语言,拿捏好词汇的偏颇锋刃、学会更为高妙和危险的技巧,用一种极致、极端,去探究人的灵魂深处更多的隐秘、幽暗、忽明忽现的不确定性。

学会阅读,执着于有障碍的阅读,用丰厚的想象、宽泛的认知和缜密的思维,去阐释和宽容真正的现代先锋、实验甚至超验诗。会写诗是一种手艺,会读诗才是一种本领。

真诗人要明确自己的眼界、关注和担当

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,由于认知和体验的缺失,对感性的先天、知性的判断理性的系统探究不深,致使在漫长写作经历里,面对大千世界的纷扰和庞杂无力把控,只能随心所欲,诗歌主旨指向和目标四散漫延。如今回想起来,仍在惴惴不安中。

万物是其所是,是让人类伤透了脑筋的话题。人类自是有一个观看万物的统一模型,所以,即使每个人认知结构各自有别,但看到的还是大致相同。大致相同的是毋庸置疑的表象,正是这样的表象,让芸芸众生浮在生活的平面上,一个个成为自负而又自足的可怜虫。

是的,我读过很多“自给自足”和“自以为是”的诗歌,这些作者,坐在“酒席宴间”“热炕头上”,丝毫不加掩饰卖弄着辞藻,数落着自己明确无误的目的和指向。他们不回看历史、疑虑目下,更不会追究世界的本源、担心人类的走向,他们只想自己如何写出“好诗歌”,谋得鲜花、掌声、喝彩和风光无限。

真正的诗人,要明确自己的眼界、关注和担当,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胸怀、学识、境界和人生体验。我们不仅可以用眼睛去端详司空见惯,还可以用心思去洞察万物本

性,用感觉去捕捉在或不在的幽明,用冥想去幻觉和体验超出经验的另一种存在。大而无用的考究和追索是“好诗”做不到的,而恰恰是“真诗”的价值和生命所在。这就好比惠子的“大瓠和樗”,必须得拿到庄子的眼中。

譬如康德的主张是人为自然万物立法命名。在对象符合认识还是认识符合对象上,他主张前者。是的,现象并非“自在之物”,眼见并不为实(在),但他还是为道德和信仰留下了地盘,因为人的思考随时都会有趣界的可能,如果没有先验幻象以至异象,没有经验之外的超越以至无路可行,固守原有意义,那么意义将变得无足轻重。

察究“异象”,找到万物的自在和本性

诗歌是知识以外的存在,它表达的绝非仅是对与错、是与非、好与坏、上与下、高与低、爱与恨、情与仇,它追问的是灵魂、道德、世界、本原以及万物的自在,是未来的不可知,是没有证据的判断,是悖论的幻象成立。困扰和麻烦自不可少,然而,这正是人性的使然、诗歌的使命。

我相信意识的无处不在、感官的无所不能、精神的凌驾统领。因此,我试图靠幻象否决表象,扭违一种“习惯”和“日常”,让语言极尽其长、其大、其锐、其能,言不可说,去察究“异象”,找到万物的自在和本性。我知道我或许会一无所获,而我谋求的其实就是一个过程。

突破“司空见惯”的局域限制

保持对司空见惯的打量、审视和新奇,是诗人的毕生使命。这种使命是心性 with 生俱来的自然而然,而非人为刻意。就像“小纸人”,带着使命,走在乡间小道上,它们处处感受到新奇,而我的兴趣也陡然提升,自我意识马上觉醒。能让你意识到自我的,从来都是现实的外来打扰,尤其是新奇的出现,而当你聚精会神的时候,自是不存在的。

我说的司空见惯,还有就是对意象的想象力的“顺势”,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,是不会顺从惯势思维的,他的任务是要擦亮旧有的意象,赋予象征更多丰厚甚至反方向的意蕴。我们不能怕误解和歧义,任何创造行为,都是从不被理解开始的,但都是值得的。

人有一个能使自己安静下来的办法,那就是通过突破司空见惯的创造,创造后对自我的确认。一旦他丰厚了自己,就能使自己沉稳下来,安静下来,并能够确认世界的寂静无声,当然这需要诗歌力量的强大精神支撑。

写作的过程和理由

写诗的过程,是美好的。我相信,这也正是我一直写下来的理由。

美好的过程永远被划定在悲怆的范围之内而不得逃脱。过程,需要消亡性命,消亡性命是慢慢地、一点点的,而使得过程变得美好起来。我们不允许有突然的惨烈,虽然它能震慑人的心魄。我们可以把性命一字排开,排很长很长时间,然后点燃诗歌之火,让它慢慢燃烧,慢到我们感觉不到疼痛,慢到我们只知道欣赏燃烧的种种美好,美好到甚至我们可以为之去歌颂。

我们不惜也不得不消亡性命,难道是为了过程的美好吗?

过程也有难过甚至痛楚,甚至想要一种突然地但始终没有得到的惨烈;也有平白的毫无痕迹,走过了,但没有留下任何。你必须相信,这两者都是非消亡的暂时体验,因而都是美好的,比美好更美好。

一切习惯都可以改变。正如我们习惯了痛苦,那么,我们就可以把痛苦说成或认知为美好,那么,还有什么是不美好的呢?

其实,我更向往那种写诗的那种毫无痕迹的过程,这个过程绝非是在白纸上涂抹一层白,在黑纸上涂抹一层黑,这种过程是原本就没有白或黑,没有我所知道的,也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

感谢生命,感谢生命对存在的认知以及认知的种种可能;感谢生活中我的莫名的弧度,它弯曲成一张有可能让我射出诗歌之箭的弓。

作品赏析·散文

二嫂

□金俊芳

二嫂二十五岁才嫁给二哥。我问她,你爱上二哥啥了?她说,有手艺,画得好。

乡下,农民不种地,画画是闲得慌、没事干的人干的。爹不知骂了多少次。二哥离家出走,去省城石家庄拜师学画,可到娶媳妇的时候了,也得娶媳妇。

爹已去世,谁愿意嫁给二哥?娘找媒人、托亲友。终于,满王村的一户同意了。

乡下定亲,有小见面、大见面这一说。小见面,是去女方家拿一袋瓜子、一袋糖块、一百元见面钱,说是羞男不羞女。大见面时拿五十斤的点心、两条烟、鸡鸭肘子等。家里长辈见个面,摆个酒席,喝一场,就算定了。

俩人都在屋里,二嫂说,就你了!

二哥眨着眼,有点结巴:我,我不会种地,家里是老房子。

就你这句话,实诚!不会种地怎么了?有手艺就行。画画这活,咱十里八乡有几个?

二哥感动了,说娶你的时候,我一分不会少地给你彩礼钱。

二嫂娇小、甜美、文雅,五官也精致。

婚后二哥去石家庄,二哥说,农忙时,我回来。二嫂说,回来干啥,钱花在路上,亏不亏?专心做你的事吧,家里孩子小,够吃饭就行。二哥走后,二嫂守着二亩薄地。春天浇地,她手提铁揪,改垄口,掂水龙带,接水龙带头。接水龙带最难,井上的闸不关,水龙带进了水如游龙般摇头摆尾,这边需要空水龙带接口。只见她,把空水龙带伸展,扩圆筒,瞅准机会,倏地,一手拿住有水的水龙带头,一手猛地把它塞进去,又快又准。水哗哗地撑满了前一段水龙带。这时,她鞋子都是水,走路,里面哗啦哗啦响,鞋面都挤出水泡。夏天背喷雾器打药,喷雾器向后拽,她向前弓,走路也变得趑趄趑趄。喷雾器是拗不过二嫂的,二十多分钟后,药杆子上的喷头,哗哗的药水流在棉花上,喷雾器也服服帖帖地在二嫂的背上了。

我出嫁了。二嫂说,你男人长得不错!只是看着有点花,不如你二哥。

二哥画画,经营画室,男人也经常去那里喝茶聊天。男人也有了自己的裱画工作室。

果然,一年后,男人带来一个女人,对我说,你走吧。

二嫂正好坐在我家。她二话没说,向上一蹦一窜,一巴掌掴了他的脸:谁稀罕你!薄情寡义的东西,要不是俺当家的给你搭桥铺路,你能生活得这么好?!

把孩子领走,不能让孩子随他的坏德性,二嫂对我说。

男人不让,说孩子是俺的。

二嫂呸了一声,哪个人证明是你的?不是俺妹的?孩子是从俺妹子身上掉的肉,你的那丁点算个屁!孩子喝俺妹的奶,奶是啥?是血。所以是俺妹的孩子。

我说,孩子给他算了。

你说不要就不要?孩子是咱的,家产三份,孩子你两份。这座小别墅,没他的份,你不是借了我二十万吗?这是你还我的,抵了。孩子随咱的姓。我让你嫁人,还要风风光光地嫁,孩子跟着我。不用你操心。

原来是你搅得俺家不和呀。男人说。

我就搅了,怎么了?你这样的人,我就得搅和!你认为俺家闺女好欺负呀!你认为你有了二两黄金,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

男人愣住了。

《二嫂》以质朴生动的笔触,勾勒出一位坚韧聪慧的乡村女性形象。二嫂慧眼识人,不慕虚荣;婚后持家,能干独立;面对变故,果敢刚烈。她既遵循乡土传统,又敢于挑战不公,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命力。语言鲜活,细节传神,情感真挚,是一篇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温度的优秀短篇。 (点评 李洁夫)